



女
蛾
記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上海亞東圖書

女蛾記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出版

女賊記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翻印必究

撰

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

印行者

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三
館

本館發行各種小說皆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卽爛柯山人）蘇曼殊（卽雲鸞）老談諸君所撰著雙杵記一種即行嚴先生最近之作其餘者亦經先生手自選定皆表情高尚行文懿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業餘有暇能手一卷讀之不僅有裨神志且可助長文思實難得之小說也

女 蜮 記

著 者

第一章

曩見歐洲小說家所著白女鬼事。叙其美麗。殆如天人。宜其心性。柔婉。淑靜。方與彼天賦之絕色相表裏。乃殘毒險狠。雖莽男子。無以過之。殊致疑訝。蓋以女子心性。與男子略殊。其靈慧敏妙。或有時過于男子。而慈善之念。每較男子爲多。至賦性美麗者。尤恒具。

一。種。纏。綿。委。婉。之。情。愔。非。尋。常。男。子。所。能。彷。彿。者。縱。有。秉。賦。異。常。或。涉。乖。戾。亦。不。至。殺。人。越。貨。如。白。女。鬼。之。甚。嗚。呼。今。而。知。井。蛙。不。可。以。觀。天。夏。虫。不。可。以。語。冰。猶。記。者。之。所。見。未。廣。也。

語。曰。人。心。之。不。同。正。如。其。面。面。既。千。萬。人。不。可。或。同。心。又。何。得。而。或。同。然。則。以。一。人。之。思。想。而。推。闡。衆。人。之。心。理。以。男。子。之。測。度。而。擬。議。女。子。之。意。念。更。何。能。盡。其。常。而。窮。其。變。記。者。于。握。管。抒。紙。將。寫。此。女。蛾。記。之。先。不。禁。瞿。然。自。陋。悄。然。自。嗤。以。爲。疇。昔。致。疑。于。白。女。鬼。者。殊。昧。昧。也。

蜮字爲物。古謂爲短狐。一名射工。又名射影。能含沙以射人影。故毛詩有爲鬼爲蜮之喻。以其有害于人。而使人以不及防。且更使人以不及料。今以況彼女子。或幾疑爲過當。良不知記中所寫之女子。其一點芳心中。隱晦酷虐。幾陷其久所愛慕之情人于不測。實非聰明才智之男子所能逆計。彼時人以其不易覺察。卽潛中其機。與蜮差類。因謚之曰女蜮。其實充彼狠毒之念。有非蜮所能及。直可超過其技。倆數倍者。今以其既有此女蜮之嘉名。姑亦仍之。蓋欲求其他一動物。足以差相比擬者。不易得也。

歷來中外載籍。無論叙述何人何事。均以劈空而來。或間間叙起。使讀者初不知其正義之所在。方得有峯迴路轉。層出不窮之趣。若一起便卽標明崖略。讀者已胸中了。然則後文縱極幻眇離奇。亦不足以耐人尋味。今女蛾記則一改變其常法。特先表出正義。更綜述其崖略。讀者既完此第一章。心目中固已有一預定女蛾之情事在。而不料讀至末章。在在處處均出讀者之意外也。女蛾之姓字。傳者且佚沒無攷。殆既有女蛾之稱。謂人悉以女蛾呼之。轉可藏其姓字。以免千萬人之詬病未始非其大幸。然其時代與

所關合之人。則又鑿鑿可據。非無可按索者比。

女賊爲前清咸豐時人。適太平天國都金陵。大江以南各郡縣。幾悉爲占領。清兵與對峙屯營。一時人民紛亂日久。大有相安之勢。幾不知何者爲清國。何者爲太平。惟見夫長髮紅巾者。識爲天王之衆。剃鬚編髮者。辨爲清兵而已。時有多數人。鬚髮剪留半寸許。與兩國兵民均相習。得出入于兩方之領土。大似動物中之兩棲類。又非偵諜者流。俗呼之爲二毛子。蓋彼偵諜者。利得兩方之秘密。爲邀功賞計。二毛子則不然。彼僅抱唯一之金錢主義。凡有貨

利可圖者。率竭力圖之。幾委生命于不惜。而非志在事功也。故兩方咸利用之。而不爲之防。二毛子于是亦惟利是趨。初無大志。名譽道德。更非其夢寐所及矣。

彼女蛾之名譽。夫壻卽當時介乎兩棲類。卓卓然之二毛子。是也。其人亦佚其名字。人以其好慕富貴兒態度。遂號之曰假紈褲。爲姑蘇人。頻往來于大江南北。女蛾本與同里。幼雖嫁之。恒以爲凡一女子。僅服從於一夫之下。殊不足以自慰其生平。且其夫性險而懦。一切進取。每待決于女。故女蛾益以丈夫不能媿我。遂明與

之約。身體得自由行動。二毛子亦以其慧美。足資利益之處甚夥。因慨然許之。唯預約其遇有緊要處。當互竭全力以助。不得或有異心。女蛾許之。此後之變幻離奇。幾至生命財產之概歸消滅者。亦莫不由此預約中來也。

假純禪無恆業。亦無他能力。幸值此亂世。遂乃專力于二毛子之事業。女蛾以慧美二字濟之。頗能所謀輒利。然二人思想極單簡。對於普通社會。雖足顛倒衆生。然于知識高過彼二人者之前。則失敗亦或所難免。而女蛾更有一弱點。則心性多疑。投其意而誑。

之。或逆其意以激之。均足轉爲他人利用。設無此弱點。則極其至。美之容態。充其至。慧之機變。直可終身不敗。使蒙其害者。至死尙不能悟其所由來也。記者旣叙其梗略如右。此後當以突兀幻眇之筆。寫其事實。以餉吾讀者。亦非善作波瀾。其本事固如是耳。

第二章

新月銜山。寫草樹影。凌亂滿地。模糊不辨。平疇野草叢生。荒蕪莫治。蟲鳥之聲。時發奇响。問于路旁。或發一種屍氣腥穢。觸人欲嘔。

而野犬鳴鳴以爭殘剩之支體。若怒若戲。一二敗堵。突兀道旁。似待行人而欲訴其曾遭兵燹之慘狀者。遠聞大江夜潮正長。浩瀚之聲。隱約可辨。足增人無限感喟。與踏踏之馬蹄聲遙相應答。噫。是非太平天國時所佔領之金陵鐵甕間之要道之夜景耶。

此時有數騎雜錯緩轡而來。前騎一紅巾執兵健兒。鬢髮飄動。長尺許。袒胸跣足。引馬而前。後一騎狀亦如之。唯肩背負有包裹。若甚重累。殆彼中人語所謂老兄弟也。中二騎一微鬚者。年三十許。一甫弱冠之少年。衣履若常人。而華麗殊甚。兩鬢髮鬢甚短。殊

不類天國制度。微鬚者語少年曰。今夕抵鐵甕。或將深夜矣。道中景象。殊覺岑寂。不知鐵甕城中。此時弟兄姊妹。如何快樂也。小仇此時亦有所艷羨否。

所謂小仇者。乃笑應之曰。老薩母作此空想。汝此時以道中岑寂爲嫌。抑知抵維揚後。當有至樂之境在。老薩笑曰。汝謂若人之妻耶。我前在維揚。曾得領略其味。亦尋常耳。且姑蘇氣太重。無論于各地俘虜品中。較之優勝者。甚夥。卽我結髮。貌雖稍遜。他無異也。小仇笑曰。老薩語亦至當。惟我知汝曾與有至切之關係。故作是

語。究竟其人若何。非我所親習。僅一見其容貌耳。老薩曰。此去志不在彼。不若讓汝一親嘗之。以証我言之是否。小仇笑曰。善。事非親驗。不能判優劣也。

語時去鐵城漸近。遙見數騎。張燈持械。急馳而至。漸近。彼此以口號相問答。不爽。乃有一騎前而致詞。謂得探報。知今夜出城。守酋特令其率隊親迎。老薩知其爲守酋下之一小酋長。乃略勞數語。便詢以守酋近狀。其人轉騎隨行。一一答之。所部亦或前或後。環而擁護。未幾。將及城。有先驅以報者。于是城門大闢。列炬以待衆。

騎從容入前馬者導赴館舍。則陳設完好。供張備具。且有良家婢女數輩。充後房之役。衆甫少幸休息。俄報守酋來。卽見一黑面粗鹵男子。後隨俊童壯夫數人。撞而入。一見老薩小仇。卽大笑曰。何忽作此等狀也。語已。卽呼備宴。老薩笑曰。此亦平民普通之裝束。何異爲言次。宴已備陳。令良家婦女行酒。坐既定。老薩乃密語以此行之所爲。並述天王之密旨。守酋笑曰。我固疑老薩此行。不僅來吾鐵甕。而探報方與吾爭。今果然也。唯江北敵兵甚夥。彼雖不敢渡江而南。然吾軍亦未能北渡。老薩此去。雖有小仇。可商進止。

當無不遂。唯棲託之所。至須穩固。無爲敵所訶也。

小仇曰。是固無慮。老薩曰。固有至佳至穩固之棲託所在。特未敢
泄漏耳。守酋曰。既有佳處。我亦未便深問。唯人心險詐。亦大可慮。
然以老薩與小仇對付之。當可宴然也。老薩起立。就身後指一包
裏曰。此爲天王所賜。殆值數萬金。略出少許。何慮無穩固之棲託
所。殆有此囊中物。人事無不就者。況我之此行耶。

守酋曰。良然。良然。繼乃略陳鐵囊軍中近事。薩仇二人。亦略致詰
問。宴罷。守酋率衆自去。約以明日巡覽各處。于時諸兵衛均就外